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沈国兵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文章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商品出口、从外商品进口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没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存在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到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发展变动的单向因果关系。(2)在95%置信水平下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有双向影响关系,这与依据美国统计的月度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3)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共同生产和出口美国必需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美中贸易逆差属于互补性商品贸易逆差,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包括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和贸易替代效应造成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中美双边贸易;贸易逆差转移;贸易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5)09-0080-1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到2004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增加到606.3亿美元,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增加到6631.6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上升到57.43%。由此,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已占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576.7亿美元,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4%,占同期全国总出口的13.2%。200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商品进口为168.1亿美元,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2%,占同期全国总进口的4.1%。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1994~2003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6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

收稿日期:2005-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CJY02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No. 35)

作者简介:沈国兵(1972-),男,安徽肥西人,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我们来探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以及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有的文献研究主要有:

第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Fung 和 Lau (1998)指出,一方面,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之间发生贸易逆差转移,另一方面,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中国大陆直接投资部分地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负责。Jialin Zhang (2000)认为,资本流动是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因素,中国对美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只挣得很少的加工费,考虑到这些因素,美中贸易失衡比美国官方数据明显地要小。Burke (2000)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Taikun Ji (2004)也证实,中国出口中大约 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Jiawen Yang 等(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外向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

第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替代效应加剧中美贸易失衡。Burke (2000)认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技术知识溢出,金融和营销基础设施的构建,以及中间商和贸易公司网络的建立,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竞争力。结果,美国对华出口受到影响,美国在华生产企业能够替代美国对华出口销售。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 USCC (2004)指出,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重商主义工业政策和 FDI 政策。由于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中国已成为世界跨国公司长期投资战略的中心,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看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由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生产会对美国对华出口产生替代效应,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根据上述文献研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中美贸易失衡;二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产生贸易替代效应加剧中美贸易失衡。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究竟如何?具体到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又将如何?为此,本文进展如下:第三部分探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

就中美双边贸易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做出计量分析,第五部分具体考察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第六部分给出简要结论。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在1979~1982年中国对外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仅有微弱增长,四年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仅为11.66亿美元。1983~1990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增长开始加快,由1983年的6.36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34.87亿美元。在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有了新的跨越式增长,由1991年的43.66亿美元猛增到了1992年的110.07亿美元,到2004年更是增加到606.30亿美元。与此相对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商品出口、从外商品进口也有了较大增长,分别从1992年的173.60亿美元、263.87亿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3386.06亿美元和3245.57亿美元。由此,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进口、出口中一半以上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见表1),因而需要探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发展的影响。

表1 2001~2004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外商在华实际投资	出口			进口		
		外商投资企业	中国	占比(%)	外商投资企业	中国	占比(%)
2001	468.78	1332.35	2660.98	50.07	1258.63	2435.53	51.68
2002	527.43	1699.36	3255.96	52.19	1602.72	2951.70	54.30
2003	535.05	2403.38	4382.28	54.84	2319.14	4127.60	56.19
2004	606.30	3386.06	5933.59	57.07	3245.57	5613.81	57.8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

为了弄清近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关系,我们分别选取2000年1月~2004年12月共60个月度中国对外商品出口、从外商品进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计量分析。由于这些月度数据具有季节性变动规律,所以对其采用移动平均季节乘法调整后做单位根检验。假定三变量月度序列服从AR(p)过程,ADF检验方程为:

$$\Delta Y_t = c + \delta_t + \eta Y_{t-1} + \sum_{i=1}^p \alpha_i \Delta Y_{t-i} + \varepsilon_t$$

在这里,采用最为一般的数据生成过程和估计模型,即同时带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模型,然后根据实际回归需要再剔除截距项和/或趋势项。若不存在滞后差分项,则采用DF检验。其中, $\eta = \rho - 1$, ρ 为参数; ε_t 是白噪声。检验假设

为 $\begin{cases} H_0: \eta = 0, \text{非平稳} \\ H_1: \eta < 0, \text{平稳} \end{cases}$, 滞后期的选取依据AIC和SC联合信息量最小化准则

来确定。据此,检验结果如下:

表2 单位根检验

单位:亿美元

变量含义	字母表示	ADF 统计值	麦金龙临界值	(c, t, p)
中国商品出口	XCSA	0.805343	-3.1727, 10%	(c, t, 2)
中国商品出口一阶差分	Δ XCSA	-11.01149	-3.5457, 1%	(c, 0, 0)
中国商品进口	MCSA	-1.432376	-3.1718, 10%	(c, t, 1)
中国商品进口一阶差分	Δ MCSA	-13.74366	-3.5457, 1%	(c, 0, 0)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FDISA	-3.019978	-3.1711, 10%	(c, t, 0)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一阶差分	Δ FDISA	-7.713546	-3.5457, 1%	(c, 0, 0)

注:检验类型(c, t, p)中,c,t,p 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差分滞后期。

根据表2,中国商品出口、进口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月度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得到三序列在99%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所以,三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 $I(1)$ 。再检验中国对外商品出口、进口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运用EG两步法,由于三变量月度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故而直接进行两变量回归。协整方程残差估计值 $\hat{\epsilon}_t = Y_t - \hat{\alpha} - \hat{\beta}X_t$ 。如果 $\hat{\epsilon}_t \sim I(0)$,则两变量具有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协整关系。据此,用中国商品出口、进口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行OLS回归,得到残差序列 u_1 、 u_2 ,再分别对其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为:

表3 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含义	字母表示	ADF 统计值	麦金龙临界值	(c, t, p)
XCSA 与 FDISA 残差序列	u_1	0.456644	-1.6187, 10%	(0, 0, 0)
MCSA 与 FDISA 残差序列	u_2	-0.703932	-1.6187, 10%	(0, 0, 0)

注:滞后期p的选取依据AIC和SC联合信息量最小化准则来确定。

根据表3,两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所以,在选取的样本期间内,中国对外商品出口、进口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没有稳定的协整关系。

不过,上述分析仅探究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单向可能的影响,但实际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也会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产生吸引力。因此,需要将两组变量视作为内生平等对待,选择Johansen协整检验下CE和VAR检验中有截距(无趋势项)模式,运用Eviews得到检验结果:

表4 中国对外贸易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Johansen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XCSA 与 FDISA,滞后间隔:1至1				
特征值	极大特征统计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假定CE数量
0.196742	12.70657	14.07	18.63	None
0.134225	8.359557	3.76	6.65	At most 1**
时间序列:MCSA 与 FDISA,滞后间隔:1至1				
特征值	极大特征统计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假定CE数量
0.168366	10.69306	14.07	18.63	None
0.018068	1.057537	3.76	6.65	At most 1

结论:极大特征值检验显示在5%和1%水平上没有协整关系。

注:滞后期选取依据AIC和SC联合信息量最小化准则。

根据表 4, 中国对外商品出口、从外商品进口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没有稳定的协整关系。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 EG 两步法的单向检验结果。

尽管中国对外商品出口、进口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 但由于其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因而可对其差分进行 Granger 因果分析, 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表 5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期和观测数 L=2, N=57		滞后期和观测次数 L=8, N=51	
	F 值	P 值	F 值	P 值
Δ FDISA 不是 Δ XCSA 成因	3.39340	0.04119	2.57771	0.02573
Δ XCSA 不是 Δ FDISA 成因	0.25995	0.77208	1.03380	0.43061
零假设	滞后期和观测数 L=8, N=51		滞后期和观测次数 L=9, N=50	
	F 值	P 值	F 值	P 值
Δ FDISA 不是 Δ MCSA 成因	2.50839	0.02931	2.27926	0.04283
Δ MCSA 不是 Δ FDISA 成因	0.71266	0.67864	0.77461	0.64052

依据表 5,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不是中国商品出口变动的因果性概率很小, 因而拒绝零假设, 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是中国商品出口变动的 Granger 成因。而后者变动不是前者变动的因果性概率较大, 因而接受零假设, 认为中国商品出口变动不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的 Granger 成因。同理,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是中国商品进口变动的 Granger 成因, 而后者变动不是前者变动的 Granger 成因。所以, Granger 因果关系证实, 存在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到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发展变动的单向因果关系。再根据两变量交叉相关性测算得出,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加会造成中国对外商品出口增加、从外商品进口增加。

四、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双边贸易

虽然上述实证表明,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加会导致中国商品出口增加和商品进口增加, 但是具体到中美双边贸易又将如何呢? 据中国海关统计, 1991 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美商品出口仅为 9.3 亿美元, 到 2003 年飙升到 576.7 亿美元, 占当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的 62.4%。而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商品进口增长却相对滞后。两者相抵,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 由 1993 年的 33.2 亿美元大幅增加到 2003 年的 408.6 亿美元。由此,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将会影响到中美双边贸易, 但是具体关系如何? 考虑到中美贸易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现选取 2000 年 1 月~2004 年 10 月共 58 个月度中美统计的双边贸易数据, 运用 Eviews 进行计量分析。

(一) 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由于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月度数据具有季节性变动规律, 所以对三组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假定三变量月度序列服

从 AR(p)过程, ADF 检验方程如前所述, 则得到单位根检验结果为:

表 6 单位根检验

单位: 亿美元

变量含义	字母表示	ADF 统计值	麦金龙临界值	(c, t, p)
中国对美商品出口	XCASA	-1.252276	-3.1744, 10%	(c, t, 2)
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一阶差分	Δ XCASA	-8.001590	-3.5523, 1%	(c, 0, 1)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NXCASA	-2.009018	-3.1744, 10%	(c, t, 2)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一阶差分	Δ NXCASA	-8.570641	-3.5523, 1%	(c, 0, 1)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FDISA	-4.121896	-4.1249, 1%	(c, t, 0)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一阶差分	Δ FDISA	-8.338581	-3.5501, 1%	(c, 0, 0)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2001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各期。

根据表 6, 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月度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即 I(1)。由此, 再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同样运用 EG 两步法, 得到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在 95% 置信水平下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不过, 这里仅探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的单向影响, 若考虑到后者对前者的反向吸引力, 则应将两组变量视作为内生平等对待, 运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下 CE 和 VAR 检验中有截距(无趋势项)模式, 依据 AIC 和 SC 联合信息量最小化准则来确定滞后期。回归结果显示, 在 5% 显著性水平上两组变量都拒绝零假设, 这表明在 95% 置信水平下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有双向影响关系, 其标准化协整方程分别为:

$$\begin{cases} XCASA_t = -82.773 + 3.45FDISA_t \\ FDISA_t = 23.995 + 0.29XCASA_t \end{cases}, \begin{cases} NXCASA_t = -102.918 + 3.293FDISA_t \\ FDISA_t = 31.251 + 0.304NXCASA_t \end{cases}$$

因此, 在所选的样本期间内,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加会造成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增加和对美贸易顺差增加。反过来, 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增加也会吸引和激励外商增加对华直接投资。

(二) 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同理, 由于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月度数据具有季节性变动规律, 所以对三组数据进行季节调整。ADF 检验方程如前所述, 运用 Eviews 进行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 7:

表 7 单位根检验

单位: 亿美元

变量含义	字母表示	ADF 统计值	麦金龙临界值	(c, t, p)
美国从华商品进口	MACSA	-1.388924	-3.1744, 10%	(c, t, 2)
美国从华商品进口一阶差分	Δ MACSA	-9.024168	-3.5523, 1%	(c, 0, 1)
美中贸易逆差	NMACSA	-1.649148	-3.1744, 10%	(c, t, 2)
美中贸易逆差一阶差分	Δ NMACSA	-9.723465	-3.5523, 1%	(c, 0, 1)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FDISA	-4.121896	-4.1249, 1%	(c, t, 0)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一阶差分	Δ FDISA	-8.338581	-3.5501, 1%	(c, 0, 0)

数据来源: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根据表 7,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月度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 $I(1)$ 。在此基础上,再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同样,运用 EG 两步法,得到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在 95%置信水平下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

同理,这里分析仅考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的单向影响,若考虑到后者对前者的反向吸引力,则应将两组变量视作为内生平等对待,运用 CE 和 VAR 检验中有截距(无趋势项)模式,依据 AIC 和 SC 联合信息量最小化准则来确定滞后期,得到在 5%显著性水平上两组变量都分别拒绝零假设,因而在 95%置信水平下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关系,其标准化协整方程分别为:

$$\begin{cases} \text{MACSA}_t = -107.609 + 5.105\text{FDISA}_t \\ \text{FDISA}_t = 21.078 + 0.196\text{MACSA}_t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NMACSA}_t = -114.807 + 4.80\text{FDISA}_t \\ \text{FDISA}_t = 23.919 + 0.208\text{NMACSA}_t \end{cases}$$

所以,在所选的样本期间内,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加会造成美国从华商品进口增加和美中贸易逆差增加。反过来,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增加也会吸引和激励外商增加对华直接投资。这与上述依据中国统计的月度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沈国兵,2005)。

究其原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商品进口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增加。据《亚洲华尔街日报》2003年8月14日撰文,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最大原因莫过于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如今转移到中国生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 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并且,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2002年达 55.3%。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收益为外资企业所有,中国只获得微薄的加工费。因此,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所形成的贸易出口张力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实质上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而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的贸易逆差转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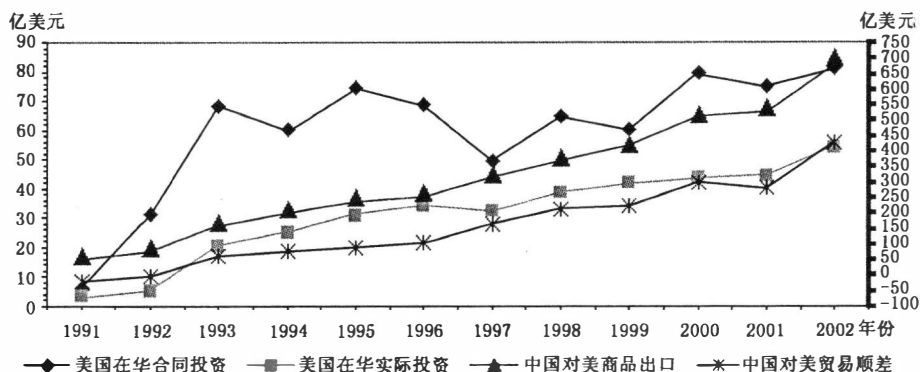
五、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双边贸易

在探究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双边贸易影响之后,我们再具体考察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演变,以揭示其对中美双边贸易发展的可能影响。1992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转折点,美国在华实际投资金额由 1991年的 3.23 亿美元增加到 1992年的 5.11 亿美元,占当年全国的 4.64%。此后,直到 2002年,美国在华实际投资额增加到 54.24 亿美元,占当年全国的 10.28%。由此,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额及其占当年全国 FDI 比重都有了较大提高。由于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主要是外向出口主导企业,而 1993~2003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 53%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

资企业完成的,因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就不容忽视。

(一) 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为此,我们选取 1991~2002 年作为样本期间,拟考察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关系。



注: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参见右轴数值。

图 1 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根据图 1,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分别与美国在华实际直接投资之间呈同方向变动。具体地,依据相关性测算,1991~2002 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 0.94;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 0.93。可见,美国在华实际投资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和对美贸易顺差。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主要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 61 美分/小时,而美国 16 美元/小时)、土地和原材料等资源优势,以及各种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等,在中国大陆投资生产了美国国内不愿生产但又是美国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主要出口到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利用在中国大陆生产加工方面的比较优势,采用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等形式生产了特定行业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力机械设备等,然后返销回美国。Burke (2000)指出,美国在华 FDI 增加促进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增长。到 1997 年,这些在华子公司总销售中近乎 1/6 是返销回美国,特别是电子及电气设备,销回到美国的占到 1/4。由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会产生贸易逆差转移。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 年中国对美出口中排在前 10 位的主要出口商品见表 8 所示:

表 8 2003 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中排名前 10 位的商品 单位:百万美元

商品构成	中国对美出口	商品构成	中国对美出口
办公用机械及数据处理设备	16 895.72	金属制品	4 617.20
电信及声音录制和重放设备	11 012.48	家具及其附件	4 361.22
电力机械设备及电气零件	7 140.99	陆路车辆(包括气垫式)	3 288.76
服装及衣着附件	6 558.02	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	3 084.17
鞋靴	5 333.09	纺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	2 52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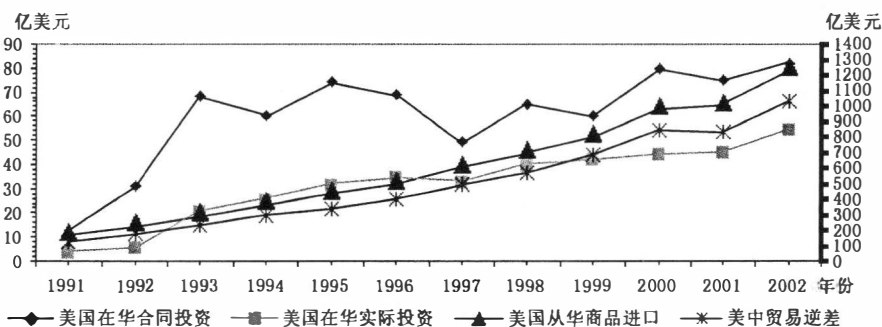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

依据表 8,2003 年中国对美出口中,排在前 10 位的出口商品中有一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靴、家具等;另一半则是资本密集与技术成熟型产品,如办公用机械及数据处理设备、电力机械设备及电气零件等。这些对美出口商品结构恰恰证实了我们的分析论断,即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共同生产和出口了美国必需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当然,这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在华投资企业。目前,美国 500 家大企业中已有 300 多家在中国投资。截至 2003 年底,美国在华投资累计设立美资企业 41 340 家,实际使用美资金额累计 440.88 亿美元。从实际外资累计金额来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中国香港,可以说美国是中国吸引 FDI 的重要来源地之一。而制造业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2003 年在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中,制造业占 71.34%。当然,制造业也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Liu、Wang 和 Wei (2001)证实,如果两国在资源禀赋上存在着相对大的差异,则 FDI 创造出互补性贸易。由于中国吸引 FDI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外国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与中国劳动力和其他禀赋结合使得外国在华子公司更富有竞争力,能够将加工产品出口返销回母国。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属于互补性商品贸易顺差,部分是由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包括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造成的。

(二)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但现实中,鉴于中美贸易统计数据差异,现再以 1991~2002 年为样本,考察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依据图 2 显示,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分别与美国在华实际直接投资之间呈同方向变动。具体地,依据相关性测算,1991~2002 年美国从华商品进口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的相关度为 0.92;美中贸易逆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的相关度亦为 0.92。可见,美国在华实际投资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美国从华商品进口和美中贸易逆差。Burke (2000)证实,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 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 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 2.1%。由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贸易替代效应。这与上述美国在华实际投资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和对美贸易顺差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并且,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3 年美国从华进



注: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参见右轴数值。

图2 美国从华商品进口、美中贸易逆差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口中,排在前10位的主要进口商品如表9所示:

表9 2003年美国从华商品进口中排名前10位的商品 单位:百万美元

商品构成	美国从华商品进口	商品构成	美国从华商品进口
电力生产设备	31 039.8	服装	9 156.8
电力机械设备	30 043.1	皮革及旅行用品	5 440.6
玩具	17 399.9	塑料及其他物品	4 779.9
家具	13 670.4	钢铁	3 855.5
鞋袜及附件	11 144.8	医疗器具	3 386.9

资料来源:US ITC,美国商务部。

依据表9,2003年在美国从华进口中,排在前10位的进口商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家具、鞋袜、服装等;另一半则是资本密集与技术成熟型产品,如电力生产设备、电力机械设备等。据此,美国从华进口主要商品结构是与中国对美出口主要商品结构相一致的,即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共同生产和出口了美国必需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沈国兵(2004)发现,美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三大类贸易上。而原料制品和杂项制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易耗性产品,美国已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基本退出这些产品领域的生产。由此,大量外资在华投资生产形成了进口替代和组装、外购贸易。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内对华采取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这一管制政策限制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结果,加工制造业成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高达55.3%。因此,美中贸易逆差属于互补性商品贸易逆差,部分是由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包括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和贸易替代效应造成的。

六、简要结论

通过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分析结论:

(1)2000年1月~2004年10月度数据证实,中国对外商品出口、从外商品进口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没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存在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变动到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发展变动的单向因果关系。

(2)2000年1月~2004年1月度数据计量表明,在95%置信水平下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对美贸易顺差分别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有双向影响关系,这与依据美国统计的月度数据的计量结论是相一致的。

(3)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共同生产和出口美国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成熟型产品。美中贸易逆差属于互补性商品贸易逆差,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包括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和贸易替代效应造成的。

参考文献:

- [1]Burke, James. U. S. investment in China worsens trade deficit [R].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No. 93, 2000:1~12.
- [2]Fung K C, Lau Lawrence. The China—United State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How big is it really? [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998,3(1):33~47.
- [3]Jialin Zhang. U. S. —China trade issues after the WTO and the PNTR deal: A Chinese perspective [R]. Hoover Essays in Public Policy, 2000, No. 103:1~24.
- [4]Jiawen Yang, Hossein Askari, John Forrer, et al. US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Who gets hurt [J]. The World Economy, 2004, (7):1047~1081.
- [5]Liu Xianing, Wang Chengang. Wei Yingqi. Causal links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1, (12):190~202.
- [6]Taikun Ji. The US—China exchange rate dispute in a global context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4, May:1~32.
- [7]USCC. 2004 Report to Congress [R]. One Hundred Eighth Congress, 2nd Session, 2004, <http://www.uscc.gov>:4~37.
- [8]沈国兵. 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04, (6):65~71.
- [9]沈国兵. 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J]. 经济研究, 2005, (6):82~93.

On the Issues between FDI in China and Sino—U. S. Trade Balance

SHEN Guo-bing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n the issues between FDI in China and Sino-U. S. trade balance, my findings show that firstly, there are no stable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trade (exports and imports) and FDI in China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re is un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from the change of FDI in China to the fluctuation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exports and imports). Secondly, there are bidirectional effects between China's exports to &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 S and FDI in China at 95% level. The conclus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from U. S Census Bureau monthly data. Thirdly, foreign-funded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altogether produce and export labor-intensive,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mature products required for the U. S. U. S. -China trade deficit belongs to complementary goods deficit, which is beyond Sino-U. S trade and is caused by trade deficit shif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from FDI including U. S.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to a large extend.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U. S. - China bilateral trade; trade deficit shift; trade substitution effect

(责任编辑 周一叶)